

經部

朱子五經語類卷五十五

錢唐程川撰

詩六

大雅

文王詩直說出道理

文王 吳振錄

帝命文王豈天諄諄然命之耶只文王要恁地便是理

合如此便是帝命之也

劉礪錄字用之三山人未詳所聞年歲建別錄十九卷二十卷中

文王

問先生解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既沒精神上與天合看來聖人禀得清明純粹之氣其生也既有以異於人則其散也其死與天為一則其聚也其精神上與天合一陟一降在帝左右此又別是一理與衆人不同曰理是如此若道眞有箇文王上上下下則不

可若道詩人只胡亂恁他説也不可

林子蒙錄

文王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古注亦如此左氏傳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之意

萬人傑錄

文王

馬節之問無遏爾躬曰無自遏絶於爾躬如家自毀國自伐

龔蓋卿錄字夢錫甲寅所聞先生六十五歲池錄二十九卷中

文王

問周受命如何曰命如何受於天只是人與天同然觀周自后稷以來積仁累義到此時人心奔赴自有不可已又問太王翦商左氏云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莫是此意曰此事難明但太王居于夷狄之邦强大已久商之政令亦未必行于周大要天下公器所謂有德者易以興無德者易以亡使紂無道太王取之何害今必言太王不取是武王為亂臣賊子若文王之

事則分明是盛德過人處孔子于泰伯亦云至德

鄭可學録

文王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蹶動也生是興起之意當時

一日之間虞芮質成而來歸者四十餘國其勢張盛

一時見之如忽然跳起又曰𪓐說時如今人言軍勢

益張

黄義剛録

緜

舊嘗見横渠詩傳中說周至太王辟國已甚大其所據

有之地皆是中國與夷狄夾界所空不耕之地今亦不復見此書矣意者周之興與元魏相似初自極北起來漸漸强大到得後來中原無主遂被他取了

輔廣錄

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先生以為無甚義理之興或解云云先生曰解書之法只是不要添字追琢其章者以金玉其相故也勉勉我王者以綱紀四方故也瑟彼玉瓚黄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

攸降此是比得齊整好者也

滕璘錄 棫樸

詩無許多事大雅精密遐是何字以彙推得之又曰解

詩多是推類得之

李方子錄 棫樸

遐不作人古注并諸家皆作遠字甚無道理禮記注訓

胡字甚好

萬人傑錄 棫樸

時舉說皇矣詩先生謂此詩稱文王德處是從無然畔援無然歆羡上說起後面却說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見得文王先有這箇工夫此心無一毫之私故見于伐崇伐密皆是道理合着恁地初非聖人之私怒也問無然畔援無然歆羡竊恐是說文王生知之資得於天之所命自然無畔援歆羡之意後面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乃是文王做工夫處曰然

潘時舉錄

皇矣

周人詠文王伐崇伐密事皆以帝謂文王言之若曰此葢天意云爾文王既戡黎又伐崇伐密已做得事勢如此只是尚不肯伐紂故曰至德
吳必大錄

問鎬至豐邑止二十五里武王何故自豐遷鎬曰此只以後來事推之可見秦始皇營朝宮渭南史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故作之想得遷鎬之意亦是如此周得天下諸侯盡來朝覲豐之故宮不足以容

之爾

輔廣錄

文王有聲

生民詩是叙事詩只得恁地葢是叙那首尾要盡下武文王有聲等詩却有反復歌咏底意思

黄義剛錄

生民

問履帝武敏曰此亦不知其何如但詩中有此語自歐公不信祥瑞故後人纔見說祥瑞皆闢之若如後世所謂祥瑞固多僞妄然豈可因後世之僞妄而併眞

實者皆以爲無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孔子之言不成亦以爲非

輔廣錄

生民

時舉說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處曰敏字當爲絕句蓋作毋鄙反叶上韻耳履巨跡之事有此理且如契之生詩中亦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蓋以爲稷契皆天生之耳非有人道之感非可以常理論也漢高祖之生亦類此此等不可以言盡當意會之可也

潛時舉錄
生民

時舉說既醉詩古人祝頌多以壽考及子孫衆多為言如華封人祝堯願聖人壽願聖人多男子亦此意曰此兩事孰有大于此者乎曰觀行葦及既醉二詩見古之人君盡其誠敬於祭祀之時及其恩義於燕飲之際凡父兄耆老所以祝望之者如此則其獲福也宜矣此所謂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也先生頷之

潛時舉錄
既醉

子善問釐爾女士曰女之有士行者銖曰判公作向后冊云唯昔先王釐厥士女士女與女士義自不同蘇子由曾論及曰恐它只是倒用了一字耳因言判公誥詞中唯此冊做得極好後人皆學之不能及銖曰曾子固作皇太子冊亦放此曰子固誠是學它只是不及耳子固却是後面幾箇誥詞好國朝之制外而三公三少內而皇后太子貴妃皆有冊但外自三公而下內自嬪妃而下皆聽其辭免一辭即免惟皇后

太子用冊

董銖錄

既醉

繹祭之明日也賓尸以賓客之禮燕為尸者

游敬仲錄

鳧鷖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是願其子孫之衆多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願其子孫之賢

楊道夫錄

假樂

舜功問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勿忘勿助長之意曰不

必如此此說不愆是不得過不忘是不得忘能如此則能率由舊章

鄭可學錄

假樂

此詩末章則承上章之意故上章云四方之綱而下章即繼之曰之綱之紀葢張之為綱理之為紀下面百辟卿士至於庶民皆是賴君以為綱所謂不解于位者葢欲綱常張而不弛也

潘時舉錄

假樂

問第二章說旣庶旣繁旣順廼宣而第四章方言居邑之成不知未成邑之時何以得民居之繁庶也曰公劉始于草創而人從之者已若是其盛是以居邑由是而成也問第四章君之宗之處曰東萊以爲爲之立君立宗恐未必是如此只是公劉自爲羣臣之君宗耳葢此章言其一時燕饗恐未說及立君立宗事也問徹田爲糧處先生以爲徹通也之說乃是橫渠說然以孟子考之只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又

公羊云公田不治則非民私田不治則非吏似又與橫渠之說不同葢未必是計畝而分也又問此詩與豳七月詩皆言公劉得民之盛想周家自后稷以來至公劉始稍盛耳曰自后稷之後至于不窋葢已失其官守故云文武不先不窋至於公劉乃始復修其業故周室由是而興也

潘時舉錄

公劉

時舉說公劉詩鞞琫容刀注云或曰容刀如言容臭謂

鞞琫之中容此刀也如何謂之容㒚曰如今香囊是也

潘時舉録

公劉

時舉竊謂每章上四句是刺厲王下六句是戒其同列曰皆只是戒其同列鋪叙如此便是可見故某以為古人非是直作一詩以刺其王只陳其政事之失自可以為戒時舉因謂第二章末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葢以為王者之休莫大于得人惟羣臣無棄其

功然後可以為王之休美至第三章後二句謂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蓋以為既能拒絶小人必須自反于己又不可以不親有德之人不然則雖欲絶去小人未必有以服其心也後二章無俾正敗無俾正反尤見詩人憂慮之深蓋正敗則惟敗壞吾之正道而正反則全然反乎正矣其憂慮之意蓋一章切于一章也先生頷之

潘時舉錄

民勞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旦與明祇一意這箇豈是人自如此皆有來處纔有些放肆他便知所以曰日監在茲又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問渝字如何曰變也如迅雷風烈必變之變但未至怒

楊道夫錄

板

錄中纔有些放肆他便知句葉賀孫錄云這裏若有些違理恰是天知得一般

道夫言昨來所論昊天曰明云云至游衍此意莫祇是

言人之所以為人者皆天之所為故雖起居動作之頃而所謂天者未嘗不在也曰公說天體物不遺既說得是則所謂仁體事而無不在者亦不過如此今所以理會不透祇是以天與仁為有二也今須將聖賢言仁處就自家身上思量久之自見記曰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又曰賔入大門而奏肆夏

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嘆之道夫曰如此則是合正理而不紊其序便是仁曰恁地猜終是血脉不貫且反復熟看

楊道夫錄

板

時舉說板詩問天體物而不遺是指理而言仁體事而無不在是指人而言否曰體事而無不在是指心而言也天下一切事皆此心發見爾因言讀書窮理當體之于身凡平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逐日常見得

在吾心目閒否不然則隨文逐義趕趁期限不見悦處恐終無益

潘時舉錄

板

時舉説首章前四句有怨天之辭後四句乃解前四句謂天之降命本無不善惟人不以善道自終故天命亦不克終如疾威而多邪僻也此章之意既如此故自次章以下托文王言紂之辭而皆就人君身上説使知其非天之過如女興是力爾德不明與天不湎

爾以酒匪上帝不時之類皆自發明首章之意先生頷之

潘時舉錄

蕩

衛武公抑詩自作懿戒也中間有於乎小子等語自呼而告之也其警戒持循如是所以詩人美其如切如磋

楊方錄

抑

抑非刺厲王只是自警嘗考衛武公生于宣王末年安

得有刺厲王之詩據國語只是自警詩中辭氣若作自警甚有理若作刺厲王全然不順伯恭却謂國語非是

卲浩錄

抑

抑小序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不應一詩既刺人又自警之理且厲王無道一旦被人言提其耳以小子呼之必不肯休且厲王監謗暴虐無所不至此詩無限大過都不問著却只點檢威儀之末此決不然以

史記考之武公即位在厲王死之後宣王之時說者謂是這刺尤不是伯恭主張小序又云史記不可信恐是武公必曾事厲王若以為武公自警之詩則其意味甚長國語云武公九十餘歲作此詩其間𠁊𢦏言耄可以為據又如謹爾侯度注家云所以制侯國之度只是侯國之度耳曰喪厥國則是諸侯自謂無疑葢武公作此詩使人日夕諷誦以警己耳所以有小子告爾之類皆是箴戒作文之體自指耳後漢侯

邑亦有此說

黄㽦錄

抑

先生說抑詩煞好鄭謂東萊硬要做刺厲王緣以爾汝字礙曰如幕中之辨人反以汝為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等類亦是自謂古人此樣多大抵他說詩其原生於不敢異先儒將詩去就那序被這些子礙便轉來穿鑿胡說更不向前來廣大處去或有兩三說則俱要存之如一句或為興或為比或為賦則曰

詩兼備此體某謂既取興體則更不應又取比體既取比體則更不應又取賦體說狡童便引石虎事證且要有字不曳白南軒不解詩道詩不用解諸先生說好了南軒却易曉說與他便轉

陳淳錄　柳

問雲漢詩乃他人述宣王之意然責己處太少曰然

鄭可學錄　雲漢

問崧高烝民二詩是皆遣大臣出為諸侯築城曰此也

曉不得封諸侯固是大事看黍苗詩當初召伯帶領許多車從人馬去也自勞攘古人做事有不可曉者如漢築長安城都是去别處調發人來又只是數日便休詩云溥彼韓城燕師所完注家多說是燕安之衆㕕說即召公所封燕國之師不知當初何故不只教本土人築又須去别處發人來豈不大勞攘古人重勞民如此等事又却不然更不可曉强說便成穿鑿又曰看烝民詩及左傳國語周人說底話多有好

處也是文武周公立學校教養得許多人所以傳得這些言語如烝民詩大故細膩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皆說得好

林夔孫録　崧高烝民

黄義剛録　小異

問烝民詩解云仲山甫蓋以冢宰兼太保何以知之曰其言式是百辟則是為宰相可知其曰保兹天子王躬是保則是為太保可知此正召康公之舊職

輔廣錄

烝民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詩傳中用東萊呂氏說先生曰記得他甚主張那柔字文蔚曰他後一章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此言仲山甫之德剛柔不偏也而二章首舉仲山甫之德獨以柔嘉維則蔽之崧高稱申伯番番終論其德亦曰柔惠且直然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曰如此則乾卦不用得了人之資禀自有柔德勝者自有剛德勝者如本朝范文正公富鄭公輩是

以剛德勝如范忠宣范淳夫趙清獻蘇子容輩是以柔德勝只是他柔却柔得好今仲山甫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却是柔但其中自有骨子不是一向如此柔去便是人看文字要得言外之意若以仲山甫柔嘉維則必要以此為入德之方則不可人之進德須用剛健不息

陳文蔚錄

烝民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曰只是上文肅肅王命仲山甫將

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便是明哲所謂明哲者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可以保其祿位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是見幾知微先去占取便宜如楊子雲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底說話所以它一生被這幾句誤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

陳文蔚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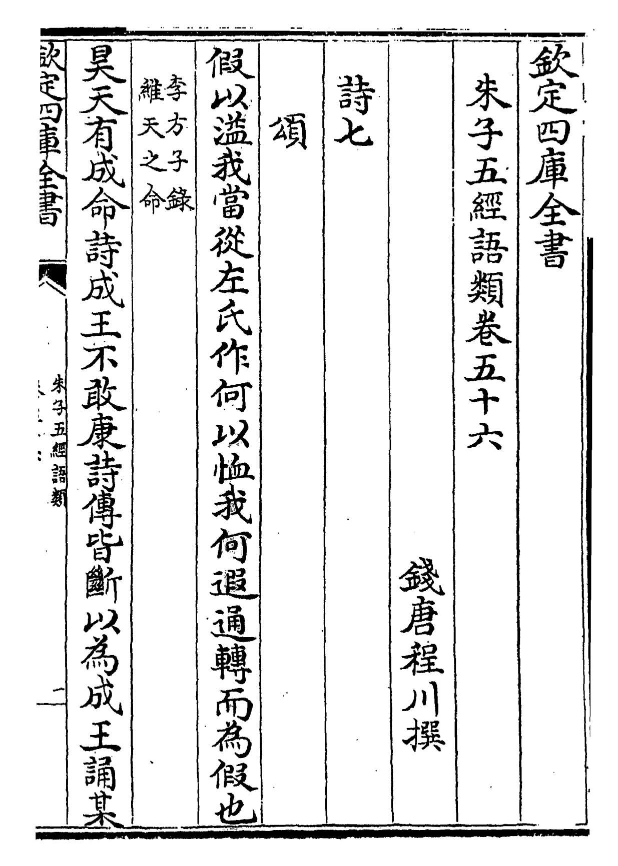
烝民

問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有些小委曲不正處否曰安得此只是見得道理分明事事處之得其理有可全之道便有委曲處亦是道理可以如此元不失正特不直犯之耳若到殺身成仁處亦只得死古人只是平說中庸無一理不明即是明哲若只見得一偏便有蔽便不能見得理盡便不可謂之明哲學至明哲只是依本分行去無一事不當理即是保身之道令人皆將私看了必至於孔光之徒而後已

不知何氏錄

焘氏

朱子五經語類卷五十五



朱子五經語類卷五十六

錢唐程川撰

詩七

頌

假以溢我當從左氏作何以恤我何遐通轉而為假也

李方子錄

維天之命

昊天有成命詩成王不敢康詩傳皆斷以為成王誦某

問下武言成王之孚如何曰這箇且只得做武王說

劉炎錄

昊天有成命

問我將乃祀文王於明堂之樂章詩傳以謂物成形于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祀帝於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時也此乃周公以義起之非古禮也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王之父配耶曰諸儒正持此二議至今不决看來只得以文王配且周公所制之禮不知在武王之時在成王之時若在成王

則文王乃其祖也亦自可見又問繼周者如何曰只得以有功之祖配之沈僩錄

我將

日就月將是日成月長就成也將大也甘節錄

敬之

泮宫小序詩傳不取或言詩中既作泮宫則未必非修也having 直卿云此落成之詩蕭佐錄甲寅所聞先生六十五歲饒後錄十九卷中

泮水

太王翦商武王所言中庸言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是其事素定矣横渠亦言周之於商有不純臣之義葢自其祖宗遷豳遷邰皆其僻遠自居非商之所封土

包揚録

閟宫

問玄鳥詩吞卵事亦有此否曰當時恁地說必是有此今不可以聞見不及定其為必無

陳淳錄

玄鳥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天之生湯恰好到合生時節湯之修德又無一日間斷

黄罃錄

長發

朱子五經語類卷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朱子五經語類卷五十七至五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埕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王增閒

朱子五經語類卷五十七

錢唐程川撰

春秋一

統論經義

春秋一發首不書即位即君臣之事也書仲子嫡庶之分即夫婦之事也書及邾盟朋友之事也書鄭伯克段即兄弟之事也一開首人倫便盡在

不知何氏録川按不知何氏録有三饒録二十卷為辛亥先生六十二歲時同舍共聞饒録三十九卷為己未先生七十歲時同舍共録建别録十八卷十九卷二十卷不詳何時所聞未詳孰是餘倣此

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内中國外吴楚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想孔子當時只是要備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寫在這裏何嘗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邪且如書會盟侵伐大意不過見諸侯擅興自肆耳書郊禘大意不過見魯僭禮耳至如三卜四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之中

又失禮也如不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如書仲遂卒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如此等義却自分明近世如蘇子由吕居仁却看得平

李閎祖錄字守約卲武人戊申以後所聞先生五十九歲池錄四卷中

春秋本是明道正誼之書今人只較齊晉伯業優劣反成謀利大義都晦了今人做義且做得齊威晋文優劣論

陳淳錄字安卿臨漳人庚戌己未所聞先生六十一歲七十歲饒錄十三卷十四卷中

春秋之作不為晉國伯業之盛衰此篇大意失之亦近歲言春秋者之通病也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尊王賤霸内諸夏外吴楚此春秋之大指不可不知也

此先生親筆

楊道夫録字仲愚建寧人己酉以後所聞先生六十歳池録十八卷十九卷中

問春秋曰此是聖人據魯史以書其事使人自觀之以為鑒戒爾其事則齊桓晉文有足稱其義則誅亂臣賊子若欲推求一字之間以為聖人襃善貶惡專在

於是竊恐不是聖人之意如書即位者是魯君行即位之禮繼故不書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禮若桓公之書即位則是桓公自正其即位之禮耳其他崩薨卒葬亦無意義

萬人傑錄字正淳興國人庚子以後所聞先生五十一歲池錄十七卷饒錄四十六卷中

春秋只是直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衰非是於一字上定襃貶初間王政不行天下都無統屬及五伯出來扶持方有統屬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到後來

五伯又衰政自大夫出到孔子時皇帝王伯之道掃地故孔子作春秋據他事實寫在那裏教人見得當時事是如此安知用舊史與不用舊史今硬説那箇字是孔子文那箇字是舊史文如何驗得更聖人所書好惡自易見如葵丘之會召陵之師踐土之盟自是好本末自是别及後來五伯既衰溴梁之盟大夫亦出與諸侯之會這箇自是差異不好今要去一字兩字上討意思甚至以日月爵氏名字上皆寓襃貶

如王人子突救衛自是衛當救當時是有箇子突孔子因存他名字今諸公解却道王人本不書字緣其救衛故書字孟子說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說得極是了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此等皆看得地步闊聖人之意只是如此不解恁地細碎

陳淳錄

黄義剛錄云某不敢似諸公道聖人是於一字半字上定去取聖人只是存得那事在要見當時治亂興衰見得其初王政不行天下皆無統屬及五伯出來

如此扶持方有統屬恁地便見得天王都做主不起後同

人道春秋難曉據其理會來無難曉處只是據他有這箇事在據他載得恁地但是看今年有甚麼事明年有甚麼事禮樂征伐不知是自天子出自諸侯出自大夫出只是恁地而今却要去一字半字上理會褒貶却要去求聖人之意你如何知得他肚裏事

黄義剛字毅然臨川人癸丑以後所聞先生六十四歲池録二十六卷二十七卷饒録三十八卷巾

春秋固是尊諸夏外吳楚然聖人當初作經豈是要率

天下諸侯而尊齊晉自秦檜和議之後士人諱言內外而春秋大義晦矣

陳淳錄

林問先生論春秋一經本是明道正誼權衡萬世典刑之書如朝聘會盟侵伐等事皆是因人心之敬肆為之詳略或書字或書名皆就其事而為之義理最是斟酌毫忽不差後之學春秋多是較量齊魯長短自此以後如宋襄晉悼等事皆是論伯事業不知當時

為王道作邪為伯者作邪若是為伯者作則此書豈足為義理之書曰大率本為王道正其紀綱有已前春秋文字雖雜尚知有聖人明道正誼道理尚可看近來止說得霸業權譎底意思更開眼不得此義不可不知

徐寓錄字居父永嘉人庚戌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一歲池錄二十卷二十一卷饒錄二十六卷中

春秋所書如某人為某事本據魯史舊文筆削而成今人看春秋必要謂某字譏某人如此則是孔子專任

私意妄為褒貶孔子但據直書而善惡自著今若必要如此推說須是得魯史舊文參校筆削異同然後為可見而亦豈復可得也

周謨錄字舜弼南康人已亥以後所聞先生五十歲饒錄四卷五卷中

春秋有書天王者有書王者此皆難曉或以為王不稱天貶之某為若書天王其罪自見宰晅以為冢宰亦未敢信其他如莒去疾莒展與齊陽生恐只據舊史文若謂添一箇字減一箇字便是褒貶某不敢信桓

公不書秋冬史闕文也或謂貶天王之失刑不成議論可謂亂道夫子平時稱顔子不遷怒不貳過至作春秋却因惡魯桓而及天子可謂桑樹著刀穀樹汁出者魯桓之弑天王之不能討罪惡自著何待于去秋冬而後見乎又如貶滕稱子而滕遂至于終春秋稱子豈有此理今朝廷立法降官者猶經赦叙復豈有因滕子之朝桓遂併其子孫而降爵乎

萬人傑録

書人恐只是徵者然朝非徵者之禮而有書人者此類亦不可曉

李閎祖録

問春秋當如何看曰只如看史樣看曰程子所謂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别傳之真偽如何曰便是亦有不可考處曰其間不知是聖人果有褒貶否曰也是不得如許世子止嘗藥之類如何曰聖人亦只因國史所載而立之耳聖人光明正大不應以一二字加褒

貶于人若如此屑屑求之恐非聖人之本意

潘時舉錄字子善天台人癸丑以後所聞先生六十四歲池錄十二卷饒錄四十六卷中

春秋之書且據左氏當時天下大亂聖人且據實而書之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若必于一字一辭之間求褒貶所在竊恐不然齊桓晉文所以有功于王室者蓋當時楚最强大時復加兵于鄭鄭則在王畿之内又伐陸渾之戎觀兵周疆其勢與六國不同蓋六國勢均力敵不敢先動楚在春秋

時他國皆不及其強向非桓文有以遏之則周室為其所并矣又諸侯不朝聘于周而周反下聘于列國是甚道理

輔廣錄字漢卿慶源人甲寅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五歲池錄二卷中

問春秋一經夫子親筆先生不可使此一經不明于天下後世曰某實看不得問以先生之高明看如何難曰劈頭一箇王正月便說不去劉曰六經無建子月惟是禮記雜記中有箇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

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先王其他不見說建子月曰惟是孟子出來作鬧也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便是而今五六月此句又可鶻突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是而今九月十月若作今十一月十二月此去天氣較煖便可涉過唯是九月十月不可涉過止有此處說其他便不可說劉云若看春秋要信傳不可曰如何見得曰天王使宰咺來歸仲子之賵傳謂預凶事此非人情天王歸賵于魯正要得牢籠魯

這人未死却歸之賵正所以慼魯也曰天王正以此厚魯古人却不諱死舉漢梁王事云云又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一段先生舉此大笑云以一箇人家一火人扛箇棺櫬入來哭豈不可笑古者大夫入國以棺隨其後使人擡扛箇棺櫬隨行死便要用看古人不諱凶事

劉砥録字履之三山人庚戌所聞

先生六十九歲飫後録十卷中

徐寓録略

春秋難看此生不敢問如鄭伯髡頑之事傳家甚異

鄭可學錄守子上莆田人辛亥所聞先生六十二歲饒錄十六卷中

春秋煞有不可曉處

湯泳錄字叔永丹陽人乙卯所聞先生六十六歲池錄三十三卷中

春秋甚煞有不可曉處不知是聖人真箇說底話否

湯泳錄

統論四傳

春秋制度大綱左傳較可據公穀較難憑胡文定義理

正當然此樣處多是臆度說

不知何氏錄

孔子作春秋當時亦須與門人講說所以公穀左氏得一箇源流只是漸漸訛舛當初若是全無傳授如何鑿空撰得問今欲看春秋且將胡文定說為正如何曰便是他亦有太過處蘇子由教人只讀左傳只是他春秋亦自分曉且如公與夫人如齊必竟是理會甚事自可見又如季氏逐昭公畢竟因甚如此今理

會得一箇義理後將他事來處置合于義理者為是不合于義理者為非亦有喚做是而未盡善者亦有謂之不是而彼善于此者且如讀史記便見得秦之所以亡漢之所以興及至後來劉項事又知劉之所以得項之所以失不難判斷只是春秋却精細也都不說破教後人自將義理去折衷

陳文蔚錄字才卿上饒人戊申以後所聞先生五十九歲池錄四卷中

春秋難看三家皆非親見孔子或以左丘明恥之是姓

左丘左氏乃楚左史倚相之後故載楚事極詳吕舍人春秋不甚主張胡氏要是此書難看如劉原父春秋亦好可學云文定解宋災故一段乃是原父說曰林黄中春秋又怪異云隱公篡桓公可學云黄中說歸仲子之賵乃是周王以此為正其分曰要正分更有多少般却如此不帮勘可學云杜預每到不通處杜預告辭略經傳互異不云傳誤云經誤曰可怪是何識見

鄭可學錄

李丈問左傳如何曰左傳一部載許多事未知是與不是但道理亦是如此今且把來參考問公穀如何曰據他說亦是有那道理但恐聖人當初無此等意如孫明復趙啖陸淳胡文定皆說得好道理皆是如此但後世因春秋去考時當如此區處若論聖人當初作春秋時其意不解有許多說話擇之說文定說得理太多盡堆在裏面曰不是如此底亦壓從這理上

來

陳淳錄

黄義剛錄少異

統論三傳

左傳是後來人做為見陳氏有齊所以言八世之後莫之與京見三家分晉所以言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以三傳言之左氏是史學公穀是經學史學者記得事却詳于道理上便差經學者於義理上有功然記事多悞如遷固之史大概只是計較利害范曄更低只

主張做賊底後來他自做却敗温公通鑑凡涉智數
險詐底事往往不載却不見得當時風俗如陳平說
高祖間楚事亦不載上一段不若全載了可以見當
時事情却于其下論破乃佳又如亞夫得劇孟事通
鑑亦節去意謂得劇孟不足道不知當時風俗事勢
劇孟輩亦係輕重如周休且能一夜得三萬人只緣
吳王敗後各自散去其事無成温公于此事却不知
不覺載之蓋以周休名不甚顯不若劇孟耳想温公

平日時耐劇孟不知溫公爲將設遇此人柰得它何否又如論唐太宗事亦殊未是呂氏大事記周赧後便繫秦亦未當當如記楚漢事並書之項籍死後方可專書漢也

黄㽦錄字子耕豫章人戊申所聞先生五十九歲饒錄九卷十卷中

左氏所傳春秋事恐八九分是公穀專解經事則多出揣度

吳必大錄字伯豐興國人戊申己酉所聞先生五十九歲六十歲饒錄八卷中

左氏傳是箇博記人做只是以世俗見識斷當它事皆功利之說公穀雖陋亦有是處但皆得于傳聞多訛謬

廖德明録字子晦南劍人癸巳以後所聞先生四十四歲池録一卷饒録四十六卷中

國秀問三傳優劣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曾講學公穀考事甚疎然義理却精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都不曾見國史

潘時舉錄

統論左傳

看春秋且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略見聖人筆削與當時事之大意

楊道夫錄

叔器問讀左傳法曰也只是平心看那事理事情事勢春秋十二公時各不同如隱桓之時王室新東遷號令不行天下都星散無主莊僖之時桓文迭伯政自

諸侯出天下始有統一宣公之時楚莊王盛强遂乃主盟中國諸侯服齊者亦皆朝楚服晉者亦皆朝楚及成公之世悼公出來整頓一番楚始退去繼而吳越又强入來爭伯定哀之時政皆自大夫出魯有三家晉有六卿齊有田氏宋有華向被他肆意做終春秋之世更沒奈何但是某嘗說春秋之末與初年大不同然是時諸侯征戰只如戲樣亦無甚大殺戮及戰國七國爭雄那時便多是胡相殺如鴈門斬首四

萬不知怎生殺了許多長平之戰四十萬人坑死不知如何有許多人後來項羽也坑十五萬不知他如何地掘那坑後那死底都不知當時不知如何地對副許多人安卿曰恐非掘坑曰是掘坑嘗見鄧艾伐蜀坑許多人載說是掘坑

黄義剛錄

因舉陳君舉說左傳曰左氏是一箇審利害之幾善避就底人所以其書有販死節等事其間議論有極不

是處如周鄭交質之類是何議論其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只知有利害不知有義理此段不如穀梁說君子大居正却是儒者議論某平生不敢說春秋若說時只是將胡文定說扶持說去畢竟去聖人千百年後如何知得聖人之心且如先蔑奔秦書則是貶先蔑不書時又不見得此事若如今人說教聖人如何書則是呂伯恭愛教人看左傳某謂不如教人看論孟伯恭云恐人去外

面走其謂看論孟未走得三步看左傳底已走十百步了人若讀得左傳熟直是會趨利避害然世間利害如何被人趨避了君子只看道理合如何可則行不可則止禍福自有天命且如一箇善擇利害底人有一事自謂擇得十分利處了畢竟也須帶二三分害來自沒奈何仲舒云仁人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一部左傳無此一句若人人擇利害後到得臨難死節底事更有誰做其間有為國殺身底

人只是枉死了始得因舉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蓋民之秉彝又自有不可埋沒自然發出來處

滕璘錄字德粹新安人辛亥所聞

先生六十二歲饒錄十七卷中

鄭可學錄云天下事不可顧利害凡人做事多要趨利避害不知纔有利必有害吾雖處得十分利有害道在背後不如且就理上求之孟子曰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且如臨難致死義也若不明其理而顧利害則見危致命者反不如偷生苟免之人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民之秉彝不可磨滅如此

豈不是自然

問左傳載卜筮有能先知數世後事有此理否曰此恐不然只當時子孫欲僭竊故為此以欺上罔下爾如漢高帝蛇也只是脫空陳勝王凡六月便只是他做不成故人以為非高帝做得成故人以為符瑞

不知何氏録

春秋傳例多不可信聖人記事安有許多義例如書伐國惡諸侯之擅興書山崩地震螽蝗之類知災異有所自致也

廖德明錄

或論及春秋之凡例先生曰春秋之有例固矣奈何非夫子之為也昔嘗有人言及命格予曰命格誰之所為乎曰善談五行者為之也予曰然則何貴設若自天而降具言其為美為惡則誠可信以今特出于人為烏可信也知此則知春秋之例矣又曰季子來歸以為季子之在魯不過有立僖之私恩耳初何有大功于魯又況通于成風與慶父之從何異然則其歸

也何足喜蓋以啟季氏之事而書之乎

李壯祖録字處謙婺源人川按處謙所録蓋與李公謹同編語類中不詳所聞年歳及蜀語類徽續語類池録饒録卷次云餘倣此

或人論春秋以為多有變例所以前後所書之法多有不同曰此烏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貶惡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説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説以賞人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為也曾謂大中至正之道而如

此乎

李壯祖錄

左氏見識甚卑如言趙盾弑君之事却云孔子聞之曰惜哉越境乃免如此則専是回避占便宜者得計聖人豈有是意聖人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反為之解免耶

程端蒙錄字正思鄱陽人己亥以後所聞先生五十歲饒錄三卷中

元城說左氏不識大體只是時時見得小可底事便以

為是

黃義剛錄

左氏之病是以成敗論是非而不本于義理之正嘗謂左氏是箇猾頭熟事趨炎附勢之人

不知何氏錄

林黃中謂左傳君子曰是劉歆之辭胡先生謂周禮是劉歆所作不知是如何左傳君子曰最無意思因舉芟夷藴崇之一段是闗上文甚事

葉賀孫録字味道括蒼人辛亥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二歲池録七卷八卷九卷十卷十一卷中

統論公羊穀梁傳

問公穀傳大槩皆同曰所以林黄中說只是一人只是看他文字疑若非一手者或曰疑當時皆有所傳授其後門人弟子始筆之于書爾曰想得皆是齊魯間儒其所著之書恐有所傳授但皆雜以己意所以多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聖人之舊

沈僩録字杜仲永嘉人戊午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九歲池録三十八卷三十九卷四十卷四十一卷中

公羊說得宏大如君子大居正之類穀梁雖精細但有些鄒搜挾窄

黄㽦録

春秋難理會公穀甚不好然又有甚好處如序隱公遜國宣公遜其姪處甚好何休注甚謬

不知何氏録

公羊是箇村樸秀才穀梁又較黠得些

吳振録所聞年歲未詳饒後録十四卷中

朱子五經語類卷五十七

朱子五經語類卷五十八

錢唐程川撰

春秋二

統論程傳

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書誅貶自是分明如胡氏謂書晉侯為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為以王事責秦穆處

却恐未必如此須是已之心果與聖人之心神交心契始可斷他所書之旨不然則未易言也程子所謂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耳

萬人傑錄

問春秋傳序引夫子答顔子為邦之語為顔子嘗謂春秋大法何也曰此不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顔子說蓋三代制作極備矣孔子更不可復作故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

之惡者則誅之意亦只是如此故伊川引以為據耳

陳淳錄

或問伊川春秋序後條曰四代之禮樂此是經世之大法也春秋之書亦經世之大法也然四代之禮樂是以善者為法春秋是以不善者為戒又問孔子有取乎五霸豈非時措從宜曰是又曰觀其予五霸其中便有一箇奪底意思

葉賀孫錄

今日得程春秋解中間有説好處如難理會處他亦不為決然之論向見沙隨春秋解只有説滕子來朝一處最好隱十一年方書滕侯薛侯來朝如何桓三年便書滕子來朝先輩為説甚多或以為時王所黜故降而書子不知是時時王已不能行黜陟之典就使能黜陟諸侯當時亦不止一滕之可黜或以春秋惡其朝桓特削而書子自此之後滕一向書子豈春秋惡其朝桓而并後代子孫削之乎或以為當喪未君

前又不見滕侯卒皆不通之論沙隨謂此見得春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畀滕子之事魯以侯禮見則所供者多故自貶降而以子禮見庶得貢賦省少易供此說却恐是何故緣後面鄭朝晉云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賦見得鄭本是男爵後襲用侯伯之禮以交于大國初焉不覺其貢賦之難辦後來益困于此方說出此等語非獨是鄭伯當時小國多是如此今程公春秋亦如此說滕

子程是紹興以前文字不知沙隨見此而為之説還是自見得此意

葉賀孫録

春秋序云雖德非湯武亦可以法三王之治如是則無本者亦可以措之治乎語有欠因云伊川甚麽様子細尚如此難難

包楊録字顯道建昌人癸卯甲辰乙巳所聞先生五十四歲五十五歲五十六歲饒後録三卷四卷五卷六卷中

統論胡傳

問胡春秋如何曰胡春秋大義正但春秋自難理會如左氏尤有淺陋處如君子曰之類病處甚多林黃中嘗疑之却見得是 潘時舉錄

胡春秋傳有牽强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 李閎祖錄

或有解春秋者專以日月為襃貶書時月則以為貶書

日則以為襃穿鑿得全無義理若胡文定公所解乃是以義理穿鑿故可觀

萬人傑錄

胡文定春秋非不好却不合這件事聖人意是如何下字那件事聖人意又如何下字要之聖人只是直筆據見在而書豈有許多忉怛

郭友仁錄字德元山陽人戊午所聞先生六十九歲池錄四卷二卷中

問諸家春秋解如何曰某盡信不及如胡文定春秋某

也信不及知得聖人意裏是如此說否今只眼前朝報差除尚未知朝廷意思如何況生乎千百載之下欲逆推乎千百載上聖人之心況自家之心又未如得聖人如何知得聖人肚裏事某所以都不敢信諸家觧除非是得孔子還䰟親說出不知如何

沈僩錄

胡文定說春秋高而不曉事情說元年不要年號且如今中興以來更七箇元年若無號則契券能無欺獘

者乎

陳淳録

問胡春秋曰亦有過當處

陳文蔚録

春秋今來大綱是從胡文定説但中間也自有難穩處如叔孫婼祈死事把他做死節本自無據後却將至自晉一項説又因穀梁公孫舍云云他若是到歸來也須問我屋裏人如何同去弒君也須誅討斯得自

死是如何春秋難說若只消輕看過不知是如何如

孟子說道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只將這意看如何

左氏是三晉之後不知是甚麼人看他說魏畢萬之

後必大如說陳氏伐齊之類皆是後來設為豫定之

言春秋分明處只是如晉士匄侵齊至聞齊侯卒乃

還這分明是與他

葉賀孫錄

問胡文定據孟子春秋天子之事一句作骨如此則是

聖人有意誅賞曰文定是如此說道理也是恁地但聖人只是書放那裏使後世因此去考見道理如何便為是如何便為不是若說道聖人當時之意說他當如此我便書這一字他當如彼我便書那一字則恐聖人不解恁地聖人當初只直寫那事在上面如說張三打李四李四打張三未嘗斷他罪某人杖六十某人杖八十如孟子便是說得那地步濶聖人之意只是如此不解恁地細碎且如季子來歸諸公說

得恁地好據看來季友之罪與慶父也不爭多但是他歸來後會平了難魯人歸之故如此說況他世執魯之大權人自是怕他史官書得恁地孔子因而存此蓋以見他執權之漸耳

黄義剛錄

陳淳錄略錄中書這一字下淳錄云以褒之書那一字下淳錄云以貶之又別本云如此便為予如彼便為奪

世間人解經多是杜撰且如春秋只據赴告而書之孔

子只因舊史而作春秋非有許多曲折且如書鄭忽與突事才書忽又書鄭忽又書鄭伯突胡文定便要說突有君國之德須要因鄭伯兩字上求他是處似此皆是杜撰大槩自成哀已前舊史不全有舛逸故所記各有不同若昭哀已後皆聖人親見其事故記得其實不至于有遺處如何却說聖人予其爵削其爵賞其功罰其罪是甚說話祖道問孟子說春秋天子之事如何曰只是被孔子寫取在此人見者自有

所畏懼耳若要說孔子去褒貶他去其爵與其爵賞其功罰其罪豈不是謬也其爵之有無與人之有功有罪孔子也予奪他不得

曾祖道錄字擇之丁巳所聞先生六十八歲池錄三十七卷中

萬人傑錄云蘇子由解春秋謂其從赴告此說亦是既書鄭伯突又書鄭世子忽據史文而書耳定哀之時聖人親見據災而書隱桓之世時既遠史冊亦有簡畧處夫子亦但據史冊而寫出耳

問胡氏傳春秋盟誓處以為春秋皆惡之楊龜山亦嘗議之矣自今觀之豈不可因其言盟之能守與否而

褒貶之乎今民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之時而遽責以未施信而民信之事恐非化俗以漸之意曰不然盟詛畢竟非君子之所為故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將欲變之非去盟崇信俗不可得而善也故伊川有言凡委靡隨俗者不能隨時惟剛毅特立乃所以隨時斯言可見矣問洽尋常如何理會是自命曰嘗考之矣當從劉侍讀之說自王命不行則諸侯上僭之事由階而升然必與勢力之不相上下者共

為之所以布于衆而成其僭也齊衛當時勢敵故齊

僖自以為小伯而黎人責衛以方伯之事當時王不

敢命伯而欲自為伯故于此彼此相命以成其私也

及其久也則力之能為者專之矣故桓公遂自稱伯

以至戰國諸侯各有稱王意不敢獨稱于國必與勢

力之相侔者共約而為之魏齊會于苴澤以相王是

也其後六國皆王秦人思有以勝之于是使人致帝

于齊約共稱帝豈非相帝自相命而至于相王自相

王而至于相帝僭竊之漸勢必至此豈非其明證乎曰然則左傳所謂胥命于蒲何也曰此以納王之事相遜相先也曰說亦有理

張洽録字元德青江八丁未癸丑所聞先生五十八歲六十四歲附池録後

池録少異録中由階而升云云池録作如歷階而升以至于極蓋既無王命必擇勢力之相敵者録中勢必至此以下池録有云春秋于此蓋紀王命之不行而諸侯僭竊之端也

問春秋胡文定之說如何曰尋常亦不滿於胡說且如解經不使道理明白却就其中多使故事大與做時

文答策相似近見一相知說傳守見其說云固是好
但其中無一故事可用某作此書又豈欲多使事也
問先生既不解春秋合亦作一篇文字略說大意使
後學知所指歸曰也不消如此但聖人作經直述其
事固是有所抑揚然亦非故意增減一二字使後人
就一二字上推尋以為吾意旨之所在也問胡文定
說元字某不能無疑元者始也正所謂辭之所謂大
也今胡乃訓元為仁訓仁為心得無太支離乎曰楊

龜山亦嘗以此議之胡氏說經大抵有此病

不知何氏錄

統論諸說

呂居仁春秋亦甚明白正如其詩傳相似

揚道夫錄

或說沈卿說春秋云不當以褒貶看聖人只備録是非使人自見如克段之書而兄弟之義自見如蕕之書而私盟之罪自見來賵仲子便自見得以天王之尊

下賵諸侯之妾聖人以公平正大之心何嘗規規于
褒貶曰只是中間不可以一例說自有曉得處公且
道如暈帥師之類是如何曰未賜族如挾柔無駭之
類無駭魯卿隱二年書無駭九年書挾卒莊十一年
書柔皆未命也到莊以後却不待賜而諸侯自予之
曰便是這般所在那裏見得這箇是賜那箇是未賜
二傳唯左氏近之或云左氏是楚左史倚相之後故
載楚事較詳國語與左傳似出一手然國語使人厭

看如齊楚吳越諸處又精采如紀周魯自是無可說將虛文敷衍如說籍田等處令人厭看左氏必不解是丘明如聖人所稱煞是正直底人如左傳之文自有縱橫意思史記却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或云左邱明左邱其姓也左傳自是左姓人作又如秦始有臘祭而左氏謂虞不臘矣是秦時文字分明

葉賀孫録

東萊有左氏說亦好是人記録他語言

黄義剛録

薛士龍曰魯隱初僭史殊不知周官所謂外史合四方之志便是四方諸侯皆有史諸侯若無史外史何所稽考而為史如古人生子則閭史書之且二十五家為閭閭尚有史況一國乎

林學蒙録字正卿三山人甲寅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五歲饒録州二卷中

薛常州解春秋不知如何率意如此只是幾日成此文字如何說諸侯無史内則尚有閭史又如趙盾事初

靈公要殺盾盾所以走出趙穿便弑公想是他本意如此這箇罪首合是誰做

葉賀孫録

學春秋者多鑿説後漢五行志注載漢末有發范明友奴冢奴猶活明友霍光女壻説光家事及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應某嘗説與學春秋者曰今如此穿鑿説亦不妨只恐一旦有于地中得夫子家奴出來説夫子當時之意不如此爾

輔廣録

今之治春秋者都只將許多權謀變詐為說氣象局促不識聖人之意不論王道之得失而言伯業之盛衰失其旨逺矣公即位要必當時别有即位禮數不書即位者此禮不備故也今不可考其義難見諸家之說所以紛紛晉侯侵曹晉侯伐衛皆是文公譎處考之左氏可見皆所以致楚師也

周謨録

今之做春秋義都是一般巧説専是計較利害將聖人之經做一箇權謀機變之書如此不是聖經却成一箇百將傳問春秋繁露如何曰尤延之以此書為偽某看來不是董子書又言呂舍人春秋却好白直説去卷首與末稍又好中間不似伯恭以為此書只粧點為説

徐㝢録

揚道夫録云近時言春秋者皆是計較利害大義却不曾見如唐之陸淳本朝孫明復之徒他雖未能深于聖經然觀其推言治道凛凛然可畏終是得聖人

箇意思春秋之作蓋以當時人欲橫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貶恰如今之事送在法司相似極是嚴緊一字不輕易若如今之說只是箇權謀智畧兵機譎詐之書爾聖人晚年痛哭流涕筆為此書豈肯恁地纖巧豈至恁地不濟事

昔楚相作燕相書其燭暗而不明楚相曰舉燭書者不察遂書舉燭字于書中燕相得之曰舉燭者欲我之明于舉賢也于是舉賢退不肖而燕國大治故曰不是郢書乃成燕說今之說春秋者正此類也

萬人傑錄

包揚錄少異

附論

問先生于二禮書春秋未有說何也曰春秋是當時實事孔子書在册子上後世諸儒學未至而各以已意猜傳正横渠所謂非理明義精而治之故其說多鑿是也唯伊川以為經世之大法得其旨矣然其間極有無定當難處置處今不若且存取胡文定本子與後來看縱未能盡得之然不中不遠矣書中間亦極有難考處只如禹貢說三江及荆揚間地理是吾輩

親目見者皆有疑至北方即無疑此無他是不曾見耳康誥以下三篇更難理會如酒誥却是戒飲酒乃曰肇牽車牛遠服賈何也梓材又自是臣告君之辭更不可曉其他諸篇亦多可疑處解將去固易豈免有疑禮經要須編成門類如冠昏喪祭及他雜碎禮數皆須分門類編出考其異同而訂其當否方見得然今精力已不逮矣姑存與後人趙幾道又問禮合如何脩曰禮非全書而禮記尤雜今合取儀禮為正

然後取禮記諸書之說以類相從更取諸儒剖擊之說各附其下庶便搜閱又曰前此三禮同為一經故有三禮學究王介甫廢了儀禮取禮記某以此知其無識

余大雅録字正叔上饒人戊戌以後所聞先生四十九歲池録三卷中

張元德問春秋周禮疑難曰此等皆無佐證强說不得若穿鑿說出來便是侮聖言不如且研窮義理義理明則皆可遍通矣因曰看文字且先看明白易曉者

此語是其發出來諸公可記取

潘時舉録

左傳國語惟是周室一種士大夫說得道理大故細密這便是文武周召在三國立學校教得人恁地惟是周室人會恁地說且如烝民詩大故說得好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之類大故說得細密

黄義剛録

問今科舉習春秋學只將伯者事業纏在心胷則春秋

先儒謂尊王之書其然邪曰公莫道這箇物事是取士厮如此免不得應之今將六經做時文最說得無道理是易與春秋他經猶自可

徐容録字仁父永嘉人辛亥所聞 先生六十二歲池録二十四卷中

朱子五經語類卷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五經語類卷五十九

錢唐程川撰

春秋三

隱公

春秋傳言元者仁也仁人心也固有此理然不知仁如何却喚做元如程子曰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易傳曰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成者也得而後有失

非得何以有失也便說得有根源

李閎祖録

元年胡傳

問春王正月是用周正用夏正曰兩邊都有證據將何從某向來只管理會此不放下竟擔閣了吾友讀書不多不見得此等處某讀書多後有時此字也不敢喚做此字如家語周公祝成王冠辭近爾民遠爾年嗇爾時惠爾財親賢任能近爾民言得民之親愛也遠爾年言壽也年與民叶音紉能與財叶囊來反與

時叶音尼財音慈

陳淳錄

元年

錄中兩邊都有證據將何從句黃義剛錄云這箇難稽考莫去理會這箇

錄中年與民叶以下黃義剛錄云能字通得三音若作十五灰韻則與才字叶與時字又不叶今更不可理會據今叶時字

則當作泥字讀

其親見文定公家說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時二百四十二年夫

子只證得箇行夏之時四箇字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為他不順欲改從建寅如孟子說七八月之間旱這斷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這分明是九月十月若真是十一月十二月時寒自過了何用更造橋梁古人只是寒時造橋度人若暖時又只是教他自從水裏過看來古時橋也只是小橋子不似如今石橋浮橋恁地好

黄義剛錄

元年胡傳

胡文定說春秋公即位終是不通且踰年即位凶服如何入廟胡文定却說是冡宰攝行他事可攝即位豈可攝且如十一月乙丑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惟十有三祀却是除服了康王之誥東坡道是召公失禮處想古時是這般大事必有箇權宜如借吉之例或問金縢前輩謂非全書曰周公以身代武王之說只緣人看錯了此乃周公誠意篤切以庶幾其萬一丕子

之責于天只是以武王受事天之責任如今人說話他要箇人來服事周公便說是他不能服事天不似我多才多藝自能服事天

葉賀孫錄　元年胡傳

義剛問莊公見潁考叔而告之悔此是他天理已漸漸明了考叔當時聞莊公之事而欲見之此是欲撥動他機及其既動却好開明義理之說使其心豁然知有天倫之親今却教恁地做則母子全恩依舊不出

于真理此其母子之間雖能如此而其私欲固未能瑩然消釋其所以略能保全而不復開其隙者特幸耳曰恁地看得細碎不消如此其便是不喜伯恭博議時他便都是這般議論恁地忒細碎不濟得事且如這樣他是且欲全他母子之恩以他重那盟誓未肯變故且教他恁地做這且得他全得大義未暇計較這箇又何必如此去論他

黄義剛録

元年左傳

陳仲蔚問東萊論潁考叔之說是否曰古人也是重那盟誓又問大傳于釋經處但略過如何曰他釋經也有好處如說段不弟故不言弟稱鄭伯譏失教也這樣處說得也好儘說得濶又問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享之這也不可謂知人曰這樣處却說得無巴鼻如公羊說宣公却是宋之罪腦左氏有一箇大病是他好以成敗論人遇他做得來好時便說他好做得來不好時便說他不是却都不折之以理

之是非這是他大病敘事時左氏却多是公穀却都是胡撰他去聖人遠了只是想像胡說或問左氏果丘明否曰左氏敘至韓魏趙殺智伯事去孔子六七十年決非丘明

黄義剛録

元年左傳

惠公仲子恐是惠公之妾僖公成風却是僖公之母不可一例看不必如孫明復之説

李閎祖録

元年

孫明復云文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與此不稱夫人義同譏其不及事而又兼之貶也

夫人子氏薨只是仲子左氏豫凶事之說亦有此理考仲子之宫是别立廟

萬人傑錄

二年

問石碏諫得已自好了如何更要那將立州吁四句曰也是要得不殺那桓公又問如何不禁其子與州吁遊曰次第是石碏老後柰兒子不何又問殺之如何要引他從陳去忽然陳不殺却如何曰如喫飯樣不

成說道獘不得後便不獘也只得獘

黄義剛録

二年左傳

陳仲蔚說公矢魚于棠云或謂矢如皇陶矢厥謨之矢曰便是亂說今據傳曰則君不射則矢魚是將弓矢去射之如漢武帝親射江中蛟之類何以見得夫子作春秋征只書征伐只書伐不曾恁地下一字如何平白無事陳魚不只寫作陳字却要下箇矢字則麽遂往陳魚而觀之這幾句却是左氏自說據他上文

則無此意

黄義剛録

五年

問自陜以東周公主之自陜以西召公主之周召既為左右相如何又主二伯事曰此春秋説所未詳如顧命説召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所可見者其畧如此

不知何氏録

五年公羊傳

桓公

鄭人來渝平渝變也蓋魯先與宋好鄭人却來渝平謂
變渝舊盟以從新好也公穀作輸平胡文定謂以物
而求平也恐不然但言輸則渝之義自在其中如秦
詛楚文云變輸盟刺若字義則是如此其文意則只
是渝字也

董銖録字叔重鄱陽人丙辰以後所聞先生
六十七歲池録十三卷饒録四十六卷中
六年

因言勇而無剛曰剛與勇不同勇只是敢為剛有堅強

之意

李閎祖錄　九年左傳

桓公有兩年不書秋冬說者謂以喻時王不能賞罰若如是孔子亦可謂大迂濶矣某嘗謂說春秋者只好獨自說不可與人論難葢自說則横說竪說皆可論難著便說不行

吳必大錄　四年七年

春秋書蔡人殺陳佗此是夫子據魯史書之佗之弑君

初不見于經者亦是魯史無之耳

輔廣錄

六年

問書蔡威侯文定以為蔡季之賢知請謚如何曰此只是文誤

萬人傑錄

十七年

莊公

問穀梁釋夫人孫于齊其文義如何曰始人之也猶言始以人道治莊公也命猶名也猶曰若于道若于言

天人皆以為然則是吾受是名也臣子大受命謹其所受命之名而已大抵齊魯之儒多質實當時或傳誦師說見理不明故其言多不倫禮記中亦然如云仁者右也義者左也道他不是不得萬人傑錄

元年穀梁傳

問魯桓公為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桓公會而不復讎先儒謂春秋不譏是否曰他當初只是據事如此寫在如何見他譏與不譏當桓公被殺之初便合與

他理會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方伯便合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興復儺之師只緣周家衰弱無赴愬處莊公又無理會便自與之主婚以王姬嫁齊及到桓公時又自隔一重了况到此事體又别桓公率諸侯以尊周室莊公安得不去若是不去却不是叛齊乃是叛周曰使莊公當初自能舉兵殺了襄公還可更赴桓公之會否曰他若是能殺襄公他却自會做霸主不用去隨桓公若是如此便是這事結絶了

陳文蔚錄

五年

荆楚初書國後進稱人稱爵乃自是他初間不敢驟交於中國故從畀稱後漸大故稱爵

葉賀孫錄

十年

閔公

成風事季友與敬嬴事襄仲一般春秋何故褒季友如書季子來歸是也人傑謂季子既歸而閔公被弑慶父出奔季子不能討賊是其意在於立僖公也先生

曰縱失慶父之罪小而季子自有大惡今春秋不貶之而反褒之殆不可曉蓋如高子仲孫之徒只是舊史書之聖人因其文而不革所以書之者欲見當時事迹付諸後人之公議耳若謂季子為命大夫則叔婼嘗受命服何為書名乎

萬人傑録

元年

春秋書季子來歸恐只是因舊史之文書之如此寛看尚可若謂春秋謹嚴便沒理會或只是魯亂已甚後

來季友立得僖公再整頓得箇社稷起有此大功故取之與取管仲意同然季子罪惡與慶父一般春秋若褒之則此一經乃淪三綱斁九法之書爾當時公子牙無罪又用藥毒殺了季子賜族此亦只是時君恩意如秦呼呂不韋作尚父耳正淳曰季子雖來歸亦有放走慶父之罪曰放走慶父罪小它自身上罪大亦治慶父不得

吳必大録

元年

黄㽦録云春秋書季子來歸不知夫子何故取季友恐只是如取管仲之意但以其後來有功社稷所以更不論其已前罪過正淳曰說者謂是國人喜季子之來望其討慶父之罪故春秋因如此書之及後來不能治慶父則季子之可貶者亦可見矣曰季子之罪不在放走了慶父先已自有罪過了

問季友之為人曰此人亦多可疑諸家多言季友來歸為聖人美之之辭據某看此一句正是聖人著季氏所以專國為禍之基又成風聞季氏之繇乃事之左氏記此數句亦有說話成風沒巴鼻事他則甚據其看此等人皆魯國之賊耳又問子家子曰宅却是忠

於昭公只是也無計畫不過只欲勸昭公且泯默含垢受辱因季氏之來請而歸魯耳昭公所以不歸必是要逐季氏而后歸也當時列國之大夫如晉之欒魯之季氏鄭之伯有之徒國國皆然二百四十二年真所謂五濁惡世不成世界孔子說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不知如何地做從何處做起其實曉不得或曰相魯可見曰他合下只說得季桓子透桓子事事信之所以做得及後來被公斂處父一說破了桓

子便不信之孔子遂做不得矣孟子說五年七年可為政於天下不知如何做孔子不甚說出來孟子自擔負不淺不知怎生做也

沈僩録

元年

季子來歸如高子來盟齊仲孫來之類當時魯國內亂得一季子歸國則國人皆有慰望之意故魯史喜而書之夫子直書史家之辭其實季子無狀觀于成風事之可見一書季子來歸而季氏得政權去公室之

漸皆由此起矣問魯君弑而書薨如何曰如晉史書趙盾弑君齊史書崔杼弑君魯却不然蓋恐是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韓宣子所謂周禮在魯者亦其一事也問諸侯書卒曰劉道原嘗言之此固當書卒問魯君書薨而諸侯書卒内大夫卒而略外大夫只是别内外之辭曰固是且如今金主死其國必來告哀史官必書金主之死若其國宰相大臣彼亦不告此亦必不書之也但書王猛又書王子猛皆不可曉

所謂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此乃據春秋倒以為之說耳

萬人傑錄

元年

僖公

問齊侯侵蔡亦以私如何曰齊謀伐楚已在前本是伐楚特因以侵蔡耳非素謀也問國語左傳皆是左氏編何故載齊桓公于國語而不載于左傳曰不知二書作之先後温公言先作國語次作傳又有一相識

言先左傳次國語國語較老如左傳後看之似然

包揚録

四年

昔嘗聞長上言齊桓公伐楚不責以僭王之罪者葢桓公每事持重不是一箇孛然不思後手者當時楚甚强大僭王已非一日桓公若以此問之只宜楚即服罪不然齊豈遽保其必勝楚哉及聞先生言及亦以爲然

李壯祖録

四年左傳

齊桓公較正當只得一番出伐管仲亦不見出有事時只是遣人出整頓春秋每稱齊人左傳上全不曾載許多事却載之于國語及出孟子呂丈言左傳不欲見桓公許多不美處要爲桓公管仲全之孟子所載桓公亦自犯了故皆不載曰左氏有許多意思時却是春秋左氏亦不如此回互只是有便載無便不載說得意思回互如此豈不教壞了人晉文公詭譎如侵曹伐衛皆是當時出時不禮之私却只名謂治其

從楚如書晉侯伐衛辭意可見又書楚人救衛如書救皆是美意中國之諸侯晉以私伐之乃反使楚人來救如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楚人救衛其辭皆聖人筆削要來此處看義理令人作春秋義都只是論利害晉侯侵伐皆自出

包揚録

四年

春秋書會王世子與齊桓公也

輔廣録

五年

晉里克事只以春秋所書未見其是非國語載驪姬陰託里克之妻其後里克守不定遂有中立之說他當時只難里克里克若不變太子可安由是觀之里克之罪明矣後來殺奚齊卓子亦自快國人之意且與申生伸冤如春秋所書多有不可曉如里克等事只當時人已自不知孰是孰非况後世乎如蔡人殺陳佗都不曾有陳佗弑君蹤跡會王世子却是桓公做得好

葉賀孫録
九年

或問春秋書晉殺其大夫荀息是取他否曰荀息亦未見有可取者但始終一節死君之難亦可取耳後又書晉殺其大夫里克者不以弑君之罪討之也然克之罪則在中立今左傳中却不見其事國語中所載甚詳

輔廣録
十年

問里克丕鄭荀息三人當初晉獻公欲廢太子申生立

奚齊荀息便謂君命立之臣安敢貳畧不能諫君以
義此大段不是里克丕鄭謂從君之義不從君之惑
所見甚正只是後來却做不徹曰他倒了處便在那
中立上天下無中立之事自家若排得他退便用排
退他若奈何他不得便用自死今驪姬一許他中立
他事便了便是他只要求生避禍正如隋高祖篡周
韋孝寬初甚不能平一見衆人被殺便去降他反教
他添做幾件不好底事看史到此使人氣悶或曰看

荀息亦有不是處曰全然不是豈止有不是處只是辦得一死亦是難事文蔚曰里克當獻公在時不能極力理會及獻公死後却殺奚齊此亦未是曰這般事便是難說獻公在日與他說不聽又怎生奈何得他後來亦用理會只是不合殺了他

陳文蔚録

十年左傳

吳楚盟會不書王恐是吳楚當時雖自稱王于其國至與諸侯盟會則未必稱也

李閎祖録

二十一年

諸侯滅國未嘗書名衛侯燬滅邢說者以為滅同姓之故今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因而傳寫之誤亦未可知又曰魯君書薨外諸侯書卒劉原父答温公書謂薨者臣子之詞温公亦以為然以卒為貶詞者恐亦非是

萬人傑録

二十五年

文公

春秋傳毀廟之道改塗易檐言不是盡除只改其灰節易其屋簷而已

黄義剛録 二年穀梁傳

天子之廟復廟重檐檐音簷又曰毀廟之制改塗可也易檐可也

董銖録 二年穀梁傳

臧文仲廢六關若以為不知利害而輕廢則但可言不知所以言不仁者必有私意害民之事但古事既遠

不可攷耳有言臧文仲知征之為害而去之遂并無以識察姦偽故先生云然

李方子録字公晦邵武人戊申以後所聞先生五十九歲池録六卷中

二年左傳

僖公成風與東晉簡文帝鄭太后一也皆所以著妾母之義至本朝真宗既崩始以王后並配當時羣臣亦嘗爭之為其創見也後來遂以為常此禮于是乎紊矣

萬人傑録

四年

胡氏春秋文八年記公孫敖事云色出于性淫出于氣其說原于上蔡此殊分得不是大凡出于人身上道理固皆是性色固性也然不能節之以禮制之以義便是惡故孟子于此只云君子不謂性也其語便自無病又曰李先生嘗論公孫敖事只如京師不至而復便是大不恭魯亦不再使人往便是罪如此解之于經文甚當蓋經初無從已氏之說

黄嵤録

八年胡傳

黄人録録云胡氏只貶他從巳氏之過經文元不及此事

宣公

遂以夫人姜氏至自齊恐是當時史官所書如此蓋為如今魯史不存無以知何者是舊文何者是聖人筆削怎見得聖人之意

李閎祖録

元年

晋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晋無公族而以卿為公室大夫這箇便是六卿分晋之漸如驪姬謀逐羣

公子欲立奚齊卓子爾後來遂以為例則疑六卿之陰謀也然亦不可曉

沈僩録　三年左傳

植因舉楚人卒偏之兩乃一百七十五人曰一廣有百七十五人二廣計三百五十楚分為左右廣前後更番

潘植録字立之癸丑所聞先生六十四歲饒録廿九卷中　十二年左傳

成公

先生問人傑記左傳分謗事否人傑以韓獻子將殺人郤獻子馳救不及使遂以徇對先生曰近世士大夫多是如此只要徇人情如荀林父邲之役先穀違命而濟乃謂與其專罪六人同之是何等見識當時為林父者只合按兵不動名先穀而誅之人傑曰若如此豈止全軍雖進而救鄭可也因問韓厥殺人事在郤克只得如此曰既欲馳救則殺之未得為是然這

事却且莫管因云當時楚叔敖不欲戰伍參爭之若事有合爭處須當力爭不可茍徇人情也

萬人傑錄

二年左傳

問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是氣否曰中是理理便是仁義禮智曷常有形象來凡無形者謂之理若氣則謂之生也清者是氣濁者是形氣是魂謂之精血是魄謂之質所謂精氣為物須是此兩箇相交感便能成物遊魂為變所稟之氣至此已盡魂升于天魄降于

地陽者氣也魂也歸于天陰者質也魄也降于地謂之死也知生則便知死只是此理夫子告子路非是拒之是先後節次如此也因說鬼神者造化之迹且如起風做雨震雷閃電花生花結非有神而何自不察耳才見說鬼事便以為怪世間自有箇道理如此不可謂無特非造化之正耳此得陰陽不正之氣不須驚惑所以夫子不語怪以其明有此事特不語耳南軒說無便不是了

周明作録字元輿建陽人壬子以後所
聞先生六十三歲饒録二十二卷中

十三年左傳

胡觧晉弑其君州蒲一段意不分明似是為欒書出脫

曾問胡逄伯逄曰厲公無道但當廢之

李閎祖録
十八年胡傳

因問胡氏傳欒書弑晉厲公事其意若許欒書之弑何
也曰舊亦嘗疑之後見文定之甥范伯達而問焉伯
達曰文定之意蓋以為欒書執國之政而厲公無道

如此亦不得坐視為書之計厲公可廢而不可殺也洽言傳中全不見此意曰文定既以為當如此作傳雖不可明言豈不可微示其意乎今累數百言而其意絶不可曉是亦拙於傳經者也

張洽録

十八年胡傳

楊至之問晉悼公曰甚次第他才大段高䚕當初人去周迎他時只十四歲他説幾句話便乖便有操有縱才歸晉做得便别當時厲公恁地弄得狼當被人攛

掇胡亂殺了晉室大段費力及悼公歸來不知如何便被他做得恁地好恰如久雨積陰忽遇天晴光景便别赫然為之一新又問勝桓文否曰儘勝但桓文是白地做起來悼公是見成基址某嘗謂晉悼公宇文周武帝周世宗三人之才一般都做得事都是一做便成及才成又便死了不知怎生地

黄義剛録

十八年左傳

襄公

楊至之問左傳元者體之長等句是左氏引孔子語抑古有此語曰或是古已有此語孔子引他也未可知左傳文云克己復禮仁也克己復禮四字亦是古已有此語

陳淳錄　九年左傳

子上問鄭伯以女樂賂晉悼公如何有歌鍾二肆曰鄭衛之音與先王之樂其器同止是其音異

滕璘錄　十一年左傳

問左氏駒支之辨劉侍讀以為無是事曰某亦疑之既曰言語衣服不與華同又却能賦青蠅何也又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攛掇申生之死乃數公也申生以閔二年十二月出師衣之偏衣佩之金玦數公議論如此獻公更舉事不得便有逆詐億不信底意思左氏一部書都是這意思文章浮豔更無事實葢周衰時自有這一等迂濶人覰國語之文可見周之衰也某甞讀宣王欲籍千畝事便心煩及戰國時人却

尚事實觀太史公史記可見公子成與趙武靈王爭改服甘龍與衛鞅爭變法其他如蘇張之辯莫不皆然衛鞅之在魏其相公孫痤勸魏君用之不然須殺之魏君不從則又與鞅明言之鞅以為不能用我焉能殺我及秦孝公下令鞅西入秦然觀孝公下令數語如此氣勢乃是吞六國規模鞅之初見孝公說以帝道王道想見好笑其實乃是霸道鞅之如此所以堅孝公之心後來迂濶之說更不能入使當時無衛

歎必須别有人出來觀孝公之意定是不用孟子史記所載事實左氏安得有此

萬人傑錄十四年左傳

問季札觀樂如何知得如此之審曰此是左氏粧點出來亦自難信如聞齊樂而曰國未可量然一再傳而為田氏烏在其為未可量也此處皆是難信處

潘時舉錄二十九年左傳

問季札胡文定公言其辭國以生亂温公又言其明君

臣之大分曰可以受可以無受

不知何氏錄 二十九年胡傳

季札辭國不為盡是

包揚錄 二十九年胡傳

昭公

或問子產相鄭鑄刑書作邱賦時人不以為然是他不達為國以禮底道理徒恃法制以為國故鄭國日以衰削曰是他力量只到得這裏觀他與韓宣子爭時

似守得定及到伯有子晳之徒撓他時則度其可治者治之若治他不得便只含糊過亦縁當時列國世卿每國須有兩三族强大根株盤互勢力相依倚卒動他不得不比如今大臣才被人論便可逐去故當時自有一般議論如韓獻子分謗之說只是要大家含糊過不要見得我是你不是又如魯以相忍為國意思都如此後來張文潛深取之故其所著雖連篇累牘不過只是這一意

蜩廣錄

六年左傳

左傳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杜預煞費力去解後王肅只解作刑罰之刑甚易曉便是杜預不及他李百藥也有兩處說皆作刑罰字說

黄義剛錄

十二年左傳

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左傳作形字解者胡說今家語作刑民注云傷也極分曉蓋言傷民之力以為養而無饜足之心也又如禮記中說者愆將至有開必

先家語作有物將至其兆必先為是蓋有字似者字物字似慾字其字似有字兆字篆文似開字之門必誤無疑今欲作有開解亦可但無意思爾王肅所引證也有好處後漢鄭玄與王肅之學互相詆訾王肅固多非是然亦有考援得好處

沈僴録 十二年左傳

齊田氏之事晏平仲言惟禮可以已之不知他當時所謂禮如何可以已之想他必有一主張

呂燾錄字德昭南康人己未所聞先生
七十歲饒錄三十六卷三十七卷中

春秋權臣得政者皆是厚施於民故晏子對景公之辭曰在禮家施不及國乃先王防閑之意

萬人傑錄
二十六年左傳

定公

或問申包胥如秦乞師哀公為之賦無衣不知是作此詩還只是歌此詩曰賦詩在他書無所見只是國語與左傳說皆出左氏一手不知如何左傳前面說許

穆夫人賦載馳高克賦清人皆是説作此詩到晉文公賦河水以後如賦鹿鳴四牡之類皆只是歌誦其詩不知如何因言左氏説多難信如晉范宣子責姜戎曰我諸戎贄幣不通言語不同不與於會亦無瞢焉賦青蠅而退既説言語不同又却會恁地説又會誦詩此不可曉

胡泳録字伯量南康人戊午所聞

先生六十九歲饒録三十四卷中

四年左傳

問夾谷之會孔子數語何以能却萊人之兵曰畢竟齊常常欺魯魯常常不能與之爭却忽然被一箇人來以禮問他他如何不動如藺相如秦王擊缶亦是秦常欺得趙過忽然被一箇人恁地硬振他如何不動

呂燾録

十年

聖人隳三都亦是因季氏厭其強也正似唐末五代羅紹威其兵強于諸鎮者以牙兵五千人也然此牙兵又不馴於其主羅甚惡之一日盡殺之其鎮遂弱為

鄭鎮所欺乃方大悔

包揚錄　十二年

哀公

春秋獲麟某不敢指定是書成感麟亦不敢指定是感麟作大槩出非其時被人殺了是不祥

陳淳錄　十四年

穆公附

陳仲亨問晉三卿為諸侯司馬胡氏之説孰正曰胡氏

說也是如此但他也只從春秋中間說起這却不特如此蓋自平王以來便恁地無理會了緣是如此日降一日到下稍自是沒奈他何而今看春秋初時天王尚略略有戰伐之屬到後來都無事及到定哀之後更不敢說著他然其初只是諸侯出來抗衡到後來諸侯才不奈何便又被大夫出來做及大夫稍做得沒奈何又被陪臣出來做這便似唐之藩鎮樣其初是節度抗衡後來牙將孔目官虞侯之屬皆殺了

御度使後出來做當時被他出來握天下之權恣意恁地做後更沒奈他何這箇自是其勢必如此如夫子說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一段這箇說得極分曉

黄義剛錄

六年後春秋七十八年實威烈王二十三年

朱子五經語類卷五十九